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第一百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三

起義熙七年盡義熙十年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

魏拓跋嗣永興三年秦姚興宏始十三年夏赫連勃勃龍升五年北燕馮跋太平三年北涼沮渠蒙遜承

安十一年南涼禿髮傉檀嘉平四年西涼李暠建初六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二年春正月己未劉裕至建

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秦

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于弼勸

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

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與以勃勃乾歸作亂

西北僻擅蒙遜擅兵河右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

弼出鎮

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鎮涇陽屬鞏耨夷三縣不載立郡之始蓋符姚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汧源唐之隴州是也

與不從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

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

謂去年克甫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

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右賢王平昌公興命羣臣

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

興曰自古皇王之興未嘗取相於庸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

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秦天史令

任倚言於秦王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

殺將流血之徵時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尙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爲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燕王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隴臺都官明加澄察于是上下肅然 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虜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魏主嗣出官人以配隸民 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以子

敕勃爲秦興太守以鎮之

乞伏乾歸本建國號曰秦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焦朗猶據

姑臧

朗據姑臧見上卷上年

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擘爲

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郎三旬不克南涼王儁遣子

安周爲質乃還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南

涼王儁檜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

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漢

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劉勰曰臨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縣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南塞郡據唐志有塞本澆河郡唐元宗天寶中更名今之邯州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

盛不可攻也儁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糖掠五千餘戶而還

將軍屈右曰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

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

勢不用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屈右出而告

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地卽吾兄弟死處矣俄而昏霧風
雨蒙避兵大至傳檄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傳檄嬰城固守以子染
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以劉穆
之爲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爲行參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
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安兄據之曾孫也
裕卽命爲參軍裕嘗訊囚其巨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
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
裕由是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宋志諸府參軍有長流賊曹刑獄賊曹晦美風姿善
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點漆涉獵文義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時
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裕坐裕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玉人混琰之子也少有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

謂王珣曰主婿但得如劉眞長王子敬足矣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當貴便豫人家事珣曰謝混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榷禁榷者元帝始鎮建業時公私簞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櫛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故呼爲禁榷而珣因以戲山松已而混竟尚主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係處字季高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蒼梧鬱林漢古郡甯浦郡吳分合浦郡立蒼梧唐之鬱州鬱林唐之鬱林州甯浦唐之廣州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

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

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

石碕破之

岸曲曰碕

循餘眾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

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

交趾郡龍編縣州郭皆治焉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

州之始蛟龍磐編於水南

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百乘高艦與

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

雉尾炬束草之一頭施鐵鐵草尾則故開如雉尾然焚火以投敵艦

以步

兵夾岸射之循眾燼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燬妻子召妓妾

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尙當死某

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竝其父

子及李脫等南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

東堂庾悅時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

先至進與悅相聞曰身久蹟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
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乎悅素豪徑前不荅眾人皆避之殺獨
雷射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殺殺從悅求子鷲衆悅怒不與殺
由是銜之至是殺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
為職不常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互
有防邊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
鎮豫章殺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殺府
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
部眾五千餘戶于懸蘭城疊蘭城在大夏
西南漢頃東北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
守以鎮之漢末興國王阿柴據興國城在
略陽郡界乞伏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奕干
為武威太守鎮曠曠城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

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五虹
見東方 燕王跋以太子承領大單于置輔四柔然可汗斛律遣
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
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
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
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
之要以觀其能又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
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
成周刁溫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敘於是朝野競勸 河南王乾
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八
月熾磐兵濟河此濟金城別也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於嶺南南

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
暉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
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莫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
歸檣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

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

水經註水洛亭在隴山之西秦略陽縣界鄭駁曰水洛城西占隴岷通秦州往

來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龜九
城志魏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詵侯劉暹所築也

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

譚郊在治城西北

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

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

討之不克。以并州刺史劉道憐爲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是

歲客星入東井秦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秦

王與曰英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

壬義熙八年

魏拓跋嗣永興四年秦始十四年夏赫連勃勃龍升六年北燕馮跋太平四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元年南涼乞提建初七年西秦乞伏熾磐水熙元年

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

討彭利髮至奴葵谷利髮棄眾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

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于於

赤水降之

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水經注赤水

水城亦曰臨洮東城

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 夏四月劉道

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

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甯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猛沈斷而專肆復復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懇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

之代僧施爲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基裕往會之於倪塘甯遠
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討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
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
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
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
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乞伏熾勢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
土克之以乞伏出果代之水經河水通郡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
北白土城南關驛十三州志曰左南津
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爲歸河濟渡之地魏收曰白土
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新平郡余黨後魏新平之白土
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五
代志鄆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
白土當在
唐鄆州界 六月河南王乞伏乾歸獵于五溪有梟鳥集于其手
心甚惡之俄而爲兄子公府所弒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奔于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遠爲鎮東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先是金城有大鼠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屎音羣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徙居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拓跋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需源巡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

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曠岷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繫之於譚
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
枹罕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尙書令武始翟勳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
勳景爲御史大夫罷尙書令僕尙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

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

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

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

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初混

與劉毅款昵混從兄潛常以爲憂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

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至是果如其言潛安之孫也庚辰詔

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荆雍梁秦甯益六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
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
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
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
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
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冬
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
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聞
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
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補註前軍士者謂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

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

備註
要將

者權要之將也欲出江津問到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

藩而見軍人擐彭排戰具

彭排卽今之旁排所以杆錐矢孫慎曰
槍彭排者名曰彭排軍器也彭旁也在

列排敵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使躍馬馳

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

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問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

且攻其金城

凡城內可城晉
宋時謂之金城

自食時至中曠城內人敗散鎮惡穴

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

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

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

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
閣中自相傷，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
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
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

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

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係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

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備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
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于市。并子姪皆
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業。
旣與劉裕共興義兵，使皇輿反正，而意每輕裕。裕之破盧循而還
也，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
知武功不競，故以文雅自矜也。」後於東府聚眾，榜捕一判，應至數

百萬餘人竝黑犢以還惟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
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
盧焉毅殊不快面色如鐵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遂
漸積嫌恨以至於敗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
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
同爾受罪累每見毅滌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
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裕之將伐毅與劉穆之謀之時王智在
坐裕初不以爲嫌他日穆之謂裕曰伐國重事也奈何使王智與
聞裕笑曰此人高簡豈屑聞此論議已而智果不以介意智瑒耶

人也少簡貴有高名裕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乃以爲
諮議參軍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
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
姚高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
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天水太守王松惠言於高曰先帝神略無
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
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
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師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
進琨眾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爲雍州刺
史帥嶺北見兵以擊興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
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

無及將若之何佛高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秦立昭儀齊氏爲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

尉裕至江陵殺都僧施初毛脩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

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

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愆倍其惠澤實敘門次

魏晉以來率以門第高下爲用人之

次第貴賤者以次序之若穿錢然也 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嘗覽租省調

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有文武幹用然不持

行檢居位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

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

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派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耶長

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
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
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滅劉毅小異端將盡
字盤龍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

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竄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敬宣
字壽

壽故稱劉穆之愛長民爲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
之曰阿壽

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
左甲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
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自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

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沮渠

蒙遜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元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

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

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甯朔將軍臧熹河閔太守蒯恩

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

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

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四卷四年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

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庚仲雍曰巴郡江步縣對二水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

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嘗雨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分荆州十郡置湘州咸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荆州今復置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癸義熙九年

魏拓跋嗣永興五年秦姚興去始十五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北燕馮跋太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元

始二年南涼秃髮儼稱嘉平六年西涼李嵩建初八年西秦乞伏熾寧永興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尊

其母車氏爲太后立妻孟氏爲王后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

川甲寅還平城

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驛驛遣聯重兼行而下前

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

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趣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帳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帳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南朔將軍秀之王民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長民有文武餘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及既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斫然不見未幾伏誅 庚午秦王興

遣使至魏修好 時民居未二太尉裕上表曰百未嘉播越爰託

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甯

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

土斷以一其業

庚戌制見一百一
卷哀帝興寧二年

於時財阜國豐寶山於此自茲

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以隆中興之業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

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

青徐兗三州都督率
治晉陵難以土斷故

諸流寓郡縣多

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林邑范胡達寇

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爰達平東將軍

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

據白阮不服爰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案校以隴西降

熾弊熾磐以稜爲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

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洸方水北黑水之南

水經注沓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沓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

逕沓延縣故城南赫連於是水之南築統萬城沓延水又東流黑

水入蜀水出沓延縣黑湖東南歷沙陵注沓 勃勃曰朕方統一天

延水統萬城唐爲夏州定難節度使治所

下召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以錐

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

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

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

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

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

王係天爲子其徵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一

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

奚斤

鄭兵北史作都兵

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

那山大肥柔然人也 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

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劼于泣勤川大破之

別統猶別帥也

河西王

蒙遜立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儁檀

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

二旬不克南涼遑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

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儁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蒙遜西如苻

藉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

漢有卑和羌居

鮮水 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廢于新臺剛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

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

官唐軍于都護府領金河一野素漢之雲
中也新書云金河本後魏舊名武所龍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

等聚眾爲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按乙

乙卯巳四十一日五月無乙卯明矣侯考六月嗣如五原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

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窟從中水取廣漢水經注洛水出洛

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遷新都縣與縣水合又與瀾水合本蜀

之郛江又遷變爲牛鞞水又東遷資中縣謂之綿水綿水至江陽

縣方山下入江謂之郛水口曰中水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

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棋

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尙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

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

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
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楨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
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
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
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
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磨自散矣秋七月
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
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轉牛轉
自漢以來屬犍爲

郡小苟塞打鼻

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
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論於此或見其與故名

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

辰縱棄成都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

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
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
平棋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
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
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
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
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
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耽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謂齡石多取耳吾必不免乃盥洗而
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
諸軍事賜許豐城縣侯初毛瑋之遇害佐吏竝逃亡獨勸學從事

安帝義熙元年

蕤穎號哭奔赴，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忽聞樂，蹈逆遊亂乎？」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跳出救之，故得免。後縱僭號，備禮徵之，又不至，乃收穎付獄，齎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竟不屈節。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甯。河

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爲大單于。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

二樓志定襄縣有縣

河南王熾磐擊吐

谷渾，別統支秀于長柳川，虜劬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八月癸

卯，魏主嗣還平城。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

如豺山宮，癸未還平城。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

萬三千冬十月擲達帥其餘眾降于熾磐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

以眷叛魏

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夏俗音訛也後魏眞君九年於吐京郡附爲團州石樓縣也

魏主

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黎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

引夏兵遂擊黎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嗣以屈亡二將欲誅之既

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

徵還斬之 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秦王與許之 是歲

以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苻宣乃還仇池

苻宣入漢中見一初邈百一千四百三年

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

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矢志多年若雠姜

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

甲義熙十年

魏拓跋嗣神瑞元年秦姚興宏始十六年夏赫連勃勃順朔二年北燕馮跋太平六年北涼沮渠蒙遜元

始三年西涼李嵩建初九年西秦乞伏熾崇永康三年是歲南涼亡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峙二月戊戌還平城夏王勃勃侵魏河東

蒲子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魏并州刺史樓伏連襲殺夏所

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

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

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

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

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之戊寅地震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秦後將軍斂

成討叛羌爲羌所敗懼罪出奔夏秦王興有疾妖賊李宏與臣

仇常反於貳城興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宏而還秦左將軍姚文

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爾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隴西公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

於是上庸公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

洛陽平西將軍傅陵公謚治兵於雍

補註希懿洸謚皆與之子也

皆欲赴長安

討弼會輿疾廖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言於興曰陛下寢疾數

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卿等各陳所懷

以安社稷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

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聞興疾廖乃各

罷兵而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

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

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宴饗公首

補註首亦與之子

流涕極言興曰吾自感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

虬止疏曰廣平公弼蒙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

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彌之亂心何由可革宐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樂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

二且禍機竊發悔之晚矣與默然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

北史曰乙弗國在吐谷渾北嶺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蕪子蕪子狀若中幽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譯風俗亦同南涼王俯檀欲討之耶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

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得安業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俯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

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僞擅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聚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俘愷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

捷虔謙屯皆乞

代 秃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

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靈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

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河閒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

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

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

跋之先長樂信都人而章武郡則尚分漢勃海郡所

首也自信都至章武 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

臨渝縣漢屬遼

西郡水經曰 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

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

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

爲左僕射封常山公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甯業而田畝

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爲資

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
女遠嫁爰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
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爲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
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立步鹿
真爲可汗而相之初社崙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一十二卷元興元年高車人叱
洛侯爲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
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
大檀爲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眾
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
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爲可汗號牟汗乾斤蓋可

汗魏收曰魏言朝勝也斛律至和龍燕土跋賜斛律騎上谷侯館之遼東待

以客禮納其女爲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秦國萬里又

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

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

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懼遠役至黑山黑山在唐振武

之北塞外卽殺朝山也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

部落萬餘家皆降于魏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官丁亥還平城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儁檀偃檀

泣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

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

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懷抱中也乃引兵西報多逃還偃檀遺鎮
北將軍段苜追之苜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敬唯樊尼與中軍將軍
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偃檀曰蒙遜熾弊昔
皆委質於吾

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熾弊父子歸利鹿孤見一百一十卷四年

今而歸

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
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
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
老矣所適不容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弊惟陰利鹿隨之偃檀
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想歸
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能爲陛下泣血求救
於鄰國敢雄左右乎偃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吾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而已流涕遣之俾
檀諸城皆降于熾磐獨尉賢政屯浩臺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
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
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
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
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
曰汝爲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
士豈效汝乎聞俛檀至左南乃降

關中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
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

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
是縣蓋亦張氏所置也

熾磐聞俛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

秋七月熾磐以俛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
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鳩俛檀左右請解之俛檀曰吾病豈宜療邪

遂死諡曰景王

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僊
禮二世十九年而滅

死是有沙門曇羅者蔬食

苦行專以神力化物鹿孤時從河南來至于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諸地或放之水中後日衣自還其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分毫不爽見僊檀好殺伐常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允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僊檀不能從故及于難僊檀子係周賀俱延子澄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係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賀爲西平公副周爲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

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于什門至和龍不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
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馮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
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耶
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眾辱之左右將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
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蟻蝨流
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參軍
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嘗與太尉裕相聞太真古真之
弟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
置百官 燕王跋與夏連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
蒞盟 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好兩君不及相見而盟必使其
臣蒞盟左傳陳五父如鄭蒞盟是也杜預曰蒞臨也 十

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悉

簿爲賊 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爲后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
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遺奚斤等追之遇大
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
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 是歲司
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
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
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
璠兵果走遁殺百餘人 魏博士祭酒崔浩爲魏主嗣講易及洪
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
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廷爲陽平
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

公

卷之四十一 詩經卷之四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七

宋涇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七

起義熙十一年
盡義熙十二年

安皇帝壬

乙 義熙十一年

魏拓跋嗣神瑞二年秦姚興宏始十七年夏赫連
勃勃鳳翔三年北燕馮跋太平七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始四年西涼李騭建初十
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四年 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 太

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

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丁丑以吏部尙書謝裕爲尙書左

僕射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軍劉穆

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

戍事屯冶亭

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蔣山至此半道因以爲名王安石詩遙望鍊山岑因知

冶城路陸游曰今天

廣觀在冶城山之麓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

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

張邵事見一百一十五卷五年

雍州刺史魯宗之資力好

亂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乃爲讖曰魚登日輔帝筆與其子竟陵

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曰太尉裕首建義旌

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又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

是以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旣位窮台牧權傾人主問鼎之迹日彰

人臣之禮頓闕陛下四時膳御觸事懸空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

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柏元之毀

逃遠于外王路旣開始得歸本太傅之允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

不感慶裕以法容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內懷憎惡
乃妄扇異言無罪卽戮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
長民尙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施或盛勳德允令望在身皆
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
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裕遂執送于臣
臣惟文思非有死罪但請廢之兼送臣章節以謝愆臣之事裕亦
可謂至矣豈意裕包藏禍心遂見討伐推裕此舉亦非有怨于臣
正以臣王室之翰位居藩岳時賢旣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
篡逆耳臣今與鎮北將軍臣魯宗之等親御大眾出據江津絳旗
所指惟裕父子兄弟而已須克蕩寇逆尋續馳聞遂勒兵拒裕裕
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

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禰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荷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已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

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詢而徑表天子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云慮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昭之以利真可謂處

懷期物

簡考為懷宋書作懷

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闔閭之門諸葛亮

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製之以輕兵

謂解劉毅也

遂使席上靡款懷

之上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

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甯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郝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

太史談序九流味固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

史官歷紀成敗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敬

順吳天原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益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益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從橫家者流益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益出於議官農家者流益出於農博之官皆六經之支與流裔

有益於治道而不能無獎使其神獨則無所取衷矣

當與臧洪遊於地下

臧洪事見六十一卷 漢獻帝興平二年

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

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 庚

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

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

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

婿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

江夏口遠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

恩勅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勵將士置

陳堅嚴軌屢衝之不動旬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

馬頭

梁水經注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成

聞遠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

濟江督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

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王筠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

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

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墮

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參太尉軍事

劉榮祖戰尤力裕解所著鎧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裕

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

裕命閭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走武陵內史王
顯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有羣盜數百夜襲治亭京師震駭劉鍾

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潛長樂公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

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

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

子不平今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

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遠阮

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瑰向

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碧

遣將軍乞伏魁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婁

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

關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河與金城河合勒姐嶺蓋勒姐河所出之山也漢時

勳祖羌居之 蒙遜擊禽之 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

栗斯爲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爲謀主

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

寇魏河

丙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

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

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

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

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卽時討道賜等皆斬之敬宣字萬壽入歲喪

母晝夜號泣中表吳之四月八日眾人灌佛敬宣乃下頭上金鏡

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序見而歎息謂其父牢之

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驃

騎府參軍元顯驃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

五十七 五十七

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而劉裕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及自廣固南歸深爲劉毅所惡而裕每保全之寵待彌深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爲比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尙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結歡或問混曰卿不濼交而獨傾蓋劉裕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敬宣未死前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墜一芒屬于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敝耳鼻閒竝欲斷絕頃之而遇害年四十五己卯魏主嗣北巡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磐以爲尙書左僕

射 五月甲申彗星三見 丁亥魏主嗣如大甯 趙倫之沈林

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

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

道賜此又一司馬道賜也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

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盩厔而還初休之等求

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

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與以爲揚州刺

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

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

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羗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

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大尉裕太傅

卷一百一十五

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充青二州刺史劉道憐
爲都督荆湘益秦甯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
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爲驃騎長史南郡
相道憐府中眾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沖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
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訊詣齡
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
乞西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
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湜河太守漢平洩盟于夏 西秦王熾磐率
眾三萬襲湜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熾
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
因說漢平出降仁勸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爲熾磐

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爲涅河太守

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尙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

嶺北諸軍事

嶺北洪池嶺北也

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鎮軍大將

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請

請請註此又一段暉熾非而熾之段暉也

磐免之使還姑臧

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甯

涿鹿縣漢縣上谷郡晉分屬廣甯郡魏土地記下涿縣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甯城即漢廣甯縣也蓋在唐屬

州秋七月癸未還平城

丙戌京師大水壞大廟

西秦王熾磐

以秦州刺史曇達爲尙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史 辛亥

晦日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

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爲兗州刺史

丁未尙書左僕射謝裕卒

以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裕字景仁太傅安之從孫也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裕不至故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元誅元顯見裕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著作佐郎及元篡位領驍騎將軍裕博聞彊記善敘前言往行元每與言不倦元出行殷仲文下範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裕陪輦劉裕爲桓脩撫軍參軍嘗詣裕諮事裕與語悅之因留劉裕食食未辦而裕爲元所召元性促急俄頃之閒騎詔續至劉裕屢求去裕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得不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劉裕甚感之及桓元平裕與百僚見劉裕劉裕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裕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

右爭來受劉裕雅相重申以婚姻爲其子義真娶裕之女卒年四十七及葬日劉裕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世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潛曰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眾今畱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旣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

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藪之間

毛晃曰布濩流散也

草叢生曰藪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來春草生漚酪將出

漚乳汁也酪乳漿也西漢太僕屬官有掎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稠治之味酢可飲因

以名官如若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駝斗盛馬乳稠反其上肥則名掎馬今梁州名馬酪爲馬酒○掎音同又音勳兼以

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

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

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

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眾鎮魯口

以安集之嗣躬耕籍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暉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

與戰於龍尾堡

劉向地理志鳳翔府岐山縣唐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

禽之

秦王與藥動

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開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等殺

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肯不能輯諸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

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嶼惻然憫

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崑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

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焚

惑在匏瓜中

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漢分流夾之張淵觀象賦註曰匏瓜五星在紫珠北天津九星在匏

瓜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

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焚惑所詣崔浩對曰按

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

浩益據春秋左氏外傳也外傳曰周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豷土王曰孰其獲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曹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

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

為西夷

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鴻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

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曰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

眾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聞安知所詣而妄作無徵之言浩笑而

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畱守句己久之乃去

新唐書天文志曰去而復

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地履繞句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破愈甚句讀曰句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

安閒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 冬十月壬子秦王與使散騎

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

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先是魏後宮忽然有兔驗問門官

莫知所從入魏主怪之使博士祭酒崔浩推其休咎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慮也至是果如其言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

沮洳漸涇之地北方地高 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

於此城蓋以下注而得名 庚子還平城 燕境內井泉皆竭三日而復 西秦王熾磐遣襄

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蒲于赤水降之

水經注赤亭水出南

安都東山赤谷西流 以王孟係爲略陽太守鎮赤水 燕尙書令

孫護之弟伯仁爲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

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

尙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酖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

有功出爲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

之 是年京師大火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宏時爲吳

郡盡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

丙義熙十二年

魏拓跋嗣泰常元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四年北燕

齊建初十一年西秦乞伏熾磐

永康五年秦姚泓永和元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

子還平城

燕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甯國濟俗實所

憑焉自頃喪亂禮壞樂崩閭閻絕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王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

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

十三以上者教之

加太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

十二州

二十二州徐州徐州豫州豫州兖州南兖州青齊幽并司鄆荆江湘雍梁益南交廣南秦也

以世子義符爲

豫州刺史

秦王與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執引

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
利和於獺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
磐遣妻武戾雲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秦王與加菲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遣長安黃門侍
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主上疾篤
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
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
也泓乃止尙書姚弋弼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
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
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
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輿死生未可知欲

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鬼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鬼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官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官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曬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鬼入內密受遺詔

輔政明日興卒

年五十一考異曰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魏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魏興

形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凡宏始後事皆在前年由鴻之誤

也 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泓葬

興于偶陵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

定興卒羌酋宕容叛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于長

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塢凡塢孝武太元九年秦王堅擊後

秦所屯之地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

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替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爲深

慮邗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

李閏南保邗望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

非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

領司隸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

請啟行戎路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脩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

赦改元泰常

西秦襄武孫曇達等擊秦州刺史姚弋於上邽

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

刺史 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并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

推匈奴曹宏爲大單于

宏益備數右節于曹叡子

攻立義將軍姚

成都于匈奴維

此匈奴種落相率保聚之地因以爲名

征軍將軍姚懿自蒲坂討破

之執宏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 氐王楊盛攻秦祁

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

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高與盛戰於竹嶺敗

死水運往籍水歷當亭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

出南山竹嶺東北入籍水籍水東北入上邽縣

勃勃攻上邽

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暉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

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

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

據城降于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

秦鎮西將軍姚謨于雍城謨委鎮守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

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

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

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

子倦擊秦至康倉秦敏曼鬼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

涇陽

池陽縣屬扶風郡唐爲京兆雲陽縣

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先是天水冀

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地震者三十二所殷殷有聲者八處巖嶺崩墜人舍傾壞咸以爲不祥及姚嵩將追楊盛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于難識者以爲秦州秦主泓之故鄉今既失之將滅之徵也 河西王沮渠蒙

遜每年侵西涼西涼公嵩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

與之校司馬索承明上啓勸嵩伐蒙遜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

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

唱大言使孤東討

補註直但出言但唱大言而無妙策

此與言石虎小堅安肆諸

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時河隴之間分據者四國乞伏氏在苑川枹罕秃髮氏在西平樂都沮渠氏在張掖姑臧皆日以攻伐爲事民不堪命惟李氏在敦煌酒泉閒能息兵養民以寬郵立政

嘗寫諸葛亮訓誡以勸諸子曰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
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住人
道師於我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

哉

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登釜山臨股繁水而還

北史曰登釜山

股繁水括地志曰釜山在雋州懷戎縣北

戊戌至平城

八月丙午大赦

甯州獻

琥珀枕於太尉裕

琥珀出哀牢夷曠雅曰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有
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削削去皮成琥珀如

斗切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
茯苓千年化爲琥珀今大山有茯苓海無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

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

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

補註中軍將軍義符本職也監太尉府事義符攝職
也左僕射穆之本職也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穆之領職

也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

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

從事史張裕任雷州事

任雷州事任揚州諸後事也

懷慎懷敬之弟也少謹慎

質直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造謁卽位任在己下者必束

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故裕委以根本之任劉穆之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悉

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

校定性齋素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

家本貧賤瞻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

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

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謹

處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
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
石前洵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趨
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

河河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湯渠是也昔大禹塞樊澤闢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

立石門以爲水水盛則通于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

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與河合歸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于鉅

野濟之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諸川者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恒濶以太甲四年率眾北入屬渠通濟

自洪口以上又謂恒公濟濟自是北注也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

之謂王鎮惡曰晉文帝委伐蜀於鄧艾公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

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抽擢咸陽不克奮不濟江三秦

若定而公之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詔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事見上年曰必先與秦洛陽成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虎所敗士卒死傷甚眾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眾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眾雖多無健將御之所謂千奴其一膽也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

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爲胡虜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幸皆死俘其眾十萬餘口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元謨爲

從事史初王厥之敗也

事見一〇九

卷九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

衣襖自隨

襖肥也以裏衣物體舒襖被而出於文襖諸入直皆此義也

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

奴子何不速行極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

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使喪使華

制服服闋辟爲徐州主簿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

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

漆邱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爲蒙漆邑更後人因以漆邱名城

徐州刺史

姚弋仲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

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版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難以救備宜徙其鎮戶

姚萇之說也以安定爲根

鎮民以貴

本在魏郡中以安定爲重

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連決左僕射梁喜曰濟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試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邠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

新上卷

自陛下龍飛紹統未

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深朝權安定人自以
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挾旃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
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
心改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亮
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
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遠去魏主嗣聞之
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
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割
大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
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
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詎桓宗族司馬休

之國播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

義熙元年

桓謙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

秦使將兵援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單移邊

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

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誓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

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稍將軍 冬十月壬

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初燕將軍傅官斌降魏旣而復叛歸燕魏

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瀟水擊斌斬之

水經瀟水從塞外來過遼西合支縣北又東南

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儻官昌征北將軍庫儻官提皆

斬之 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閔

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

千救之武衛將軍洸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

懿南屯陝津

陝縣在大河之南考之水經則陝縣故城在河之北二城之別謂之陝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發

尸而還茅津卽陝津也

爲之聲援宿劬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

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方攝諸戍之兵固守

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戰而

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揭虔皆禹之黨

也其嫉元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

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水經

注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柏谷塢北戴勉之西征記曰塢在川甫因高爲塢高一十餘丈柱石曰伯谷塢在緱氏縣東北

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

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梟虎

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

石關城東至檀

師西山有譙野君鄒

食其麻廬東有二石關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元戰於柏谷元

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鑿圍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

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

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洗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

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於是夷夏咸悅歸之者甚眾閭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

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肅謁五陵置守衛

彭城王恢之

王略因恢之其孫也五陵

貴帝景帝文帝武帝墓也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

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成洛陽

西秦王熾擊使秦州刺史王松

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

丁茂曰嶺梁山在古

十一月甲戌魏

主嗣還平城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宏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

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宏珣之子也十

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勸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澤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

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

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

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河北野口

河南郡在蒲阪東時夷夏之民錯居之 欲樹私恩左常侍張儆侍郎左雅諫曰殿下

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

擾邊秦涼獲敗補註秦徐州鎮項城兗州鎮倉垣鄆州鎮洛陽制州鎮上洛時悉爲晉所取秦涼實敗者謂勃克

上郡恭遜 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

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
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
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
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播建義
將軍虵元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驥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
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甯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
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
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
圖非望三祖之靈其何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
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

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

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附焉 丁零翟猛

雀驅掠吏民入白爛山爲亂

白爛山當在漢河東渡澤縣西水經注渡澤水出渡澤城西白爛嶺東逕

渡澤澤澤唐澤州

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

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爲亂爲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繇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尙書周幾窮

資治通鑑補

安帝義熙十二年

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七終